

上海“净网2021”集中行动成效显著

处置各类违法违规账号2700余个,查办各类“净网”案件近200起

本报讯(记者姜方 周辰)记者近日从上海“扫黄打非”暨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获悉,今年以来,上海市“扫黄打非”深入开展“净网2021”集中行动,扎实推进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社交平台等领域的专项整治,还网络空间一片天清气朗,赢得社会各界纷纷点赞。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扫黄打非”暨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不断加大属地网站监管力度,强化网络平台综合治理,推出“青少年模式”设置指南“上海模式”。组织专题培训700余人次,动员网站推出相关宣传作品总点击量突破5.4亿次。依托“上海自媒体联盟”平台,组织自媒体“小编”参加“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提升各类有害信息辨别能力,让“变量”变“增量”。全市

法和监管部门指导属地网站平台查删拦截有害信息26.6万余条,处置各类违法违规账号2700余个,查办各类“净网”案件近200起。

针对网络平台“青少年模式”普遍存在的入口藏得深、覆盖不够广、身份识别不精准、专属内容池不丰富、应用效果不佳等问题,上海市委网信办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发布了《上海网络平台青少年模式设置指南(试行版)》,在哔哩哔哩、小红书、喜马拉雅、阅文集团、Soul、么么直播等18家受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网络平台推广试行,指导上海属地主要音视频、网络文学、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采取积极的举措,加强网络保护方面采取积极的举措,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创作和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为未成年人织密网络保护网。

在网络游戏防沉迷设置方面,市委宣传部推出网络游戏管理“沪七条”,从提升内容质量、做好审核把关、压实平台责任、加强运营管理、强化党建引领、开展培训指导、发挥协会作用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统筹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截至目前,上海共有840多家企业、2520多款游戏接入国家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

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暨文化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对于网上涉黄涉非有害信息露头就打,对于传播有害信息的平台,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今年“净网”集中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涉网刑事案件的查办,已经有9起案件被全国“扫黄打非”

办和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市文旅局执法总队共出动执法人员2836人次,检查各类互联网文化场所776家,立案查处各类违规互联网文化案件19起,其中网络出版14起、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4起、网络文化1起,罚没款人民币86万余元。浦东新区、普陀区文旅局执法大队对两家互联网企业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件进行处罚,分别罚款42万余元和10万元,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震慑效果。市通信管理局累计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处置各类违法违规网站158个,其中淫秽色情68个、赌博网站31个、其他网站49个。

下一阶段,上海将继续加强普法宣传,聚焦“扫黄打非”互联网主战场,狠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治理,努力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本报记者 范昕

世界名画《宫娥》空降龙华中路地铁站,表现申城红色基因的水墨画《上海:红色起源地》亮相浦东机场……来来往往的市民游客足不出沪,在地铁站、候机厅放眼便能感受东西方艺术的魅力。

时值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与上海首届美术季同频共振之际,全城的艺术交易、展览格外活跃。人们也蓦然发现,艺术已不再深“锁”于艺博会、拍卖会、美术馆、画廊,而是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车站、机场、街头、商圈、广场、公园……艺术与城市的无缝融合,让全城正在共享艺术的“溢出效应”,由此构筑起城市文化软实力中重要的拼图。

机场里,来一趟红色初心之旅

浦东机场T1航站楼里,藏着国内首个拥有固定展出场地的机场艺术馆。眼下正在展出的,是“日出东方——上海市庆祝建党百年青年美术创作项目作品巡展”。置身航站楼密密排列的白色几何型支撑柱之下,八字形的红色展墙格外醒目。墙上悬挂的20幅作品,均来自艺术“后浪”们新近围绕建党百年主题的创作,部分作品前段时间曾亮相中华艺术宫的建党百年主题展。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机间隙,目光凝聚于红色画作,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共享发展的荣光。

展览小中见大,以美术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建党百年以来上海城市发展与人民生活场景,重点聚焦十八大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卓越成就。其中《张江科学城》《上海迪士尼》《洋山深水港建设》等作品正折射出该机场所处的浦东新区之巨变。而手稿文献结合油画、中国画、水彩画、版画、综合材料等创作稿,也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生动呈现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让观众共同感受创作者们以丹青庆祝建党百年的真挚情感。

这一机场里的艺术展,可谓近年来市文旅局“1+16”美术馆市民共享计划的鲜活注脚,打破传统美术馆壁垒,进一步发挥国有美术馆服务社会的潜能,此前林风眠、刘海粟、程十发等艺术大师原作的原尺幅复制品都曾于浦东机场亮相。而“日出东方”巡展排上日程的,除了浦东机场,还包括青浦、松江、奉贤、临港等地的公共空间,涵盖五个新城,并为每个场地遴选不同的作品。

这几天,通往西岸艺术区的龙华中路地铁站,自身也变身一道迷人的艺术风景——“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29幅代表性作品,以原尺幅复制品的方式空降站厅,开启“地铁遇见普拉多”展览。这是该馆首次以此形式在中国办展。

厚重的西方经典油画,以金黄色画框,悬挂在贴有宝蓝色墙贴的墙面上,作品上方的射灯将其烘托得格外迷人。站在跟前随手一拍,竟有身处艺术殿堂的错觉。尽管位于熙来攘往的交通枢纽,这个展览的展陈空间却布置得格外考究,营造出与博物馆内部相类似的典雅氛围。宝蓝色也正是普拉多博物馆展厅墙面的主色调。

地铁站里,品一席西方艺术盛宴

展览所处空间占地近600平方米,委拉斯开兹《宫娥》、提香《查理五世在米尔堡之战中》、丢勒《自画像》、鲁本斯《神话人物和村民的舞蹈》等29件普拉多珍藏原尺幅复制品,以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期的时间顺序依次陈列,大致反映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脉络。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流动的“车站美术馆”具有可读性,让人人可以读懂名画,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与画作同展并置的,有一系列滚动播放的视频,揭秘名画修复过程中的趣味数据,展现大师作品背后的故事,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每一幅作品。每幅画作的旁边,也均附有二维码,为行人提供“打包”了图片、视频、语音导览等丰富内容的线上观展方式。

CBD里,感受艺术向生活的蔓延

植入日常的公共艺术,让坐落于外滩金融集聚带的BFC外滩金融中心漫溢着艺术的芬芳,构建起新的艺术生态。

S1写字楼大堂里,就设有复星ANNEX流动艺术空间,不定期呈现年轻的S1力量,近日汇集八位青年艺术家新作的“上海外滩——豫园影像艺术驻留计划成果展”在此亮相。焦屏将豫园亭台楼阁的神像雕塑、精美窗图案以及花园外废弃的旧房子纳入镜头,用浪漫的语言说着故事;卢彦鹏将绘画与中国古典的诗性融入照片,渐渐显露的影像令人陷入冥想……此前为期十天的“上海外滩——豫园影像艺术驻留计划”期间,八位青年艺术家实地探访了上海特有的文化名片——豫园老城厢区,以不同的摄影和影像方式记录自己对身份认知、公共空间变迁、人与城市关系等议题的深入思考,为探索上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与精神提供崭新的视角。当这些作品空降于写字楼的展览,让白领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开启回味与深思。

艺术家赵半狄首次创作的多件雕塑作品“熊猫”,这个秋天则“爬”上复星艺术中心屋顶,人人皆可踏入的“数字空中花园”,形成公共艺术展览“熊猫花园”云上的日子”。由300盏或快或慢跳动的数字灯组成的这一花园本身,也是一件巨型公共艺术作品。日本艺术家官岛达男甄选了300位上海居民依照自己意愿来设定数字灯的跳动速度,从而展现艺术源于生活的质朴一面。此举也将城市建筑意义上的户外天台转变为展示艺术、联结生活、启发思考的公共艺术空间。

气息的喜剧文本,它用“笑点”表达着时人的痛感。

片中既有山水清幽、园林雅致的古典意趣,也有狐狸们在洞府里蹦迪的炫酷段落。那段“狐精艳舞”,当年让小观众目瞪口呆,成年观众大呼时髦。这是《天书奇谭》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主创们大量参考绘画、壁画、文物和戏曲获取素材的同时,他们创造的形象和画面仍然是立足于观众日常经验的。影片的12万张原画,大量源自画师们四处采风,从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临摹而来。片中出现的舞龙舞狮、皮影表演、热闹赶集,甚至渔船人家,在当时很多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天书奇谭》成为经典,并不是抽象的审美胜出,恰恰是它的“时代感”造就了它,从精神气质到经验细节,它是对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回应。

对于今天的创作者而言,“想做过去那样的动画”,这很可能是无能的逃避。“中国学派”和“民族特色”的艺术动画,不是简单挪用戏曲、国画、民族遗产的元素所造就的。局限于细节的刻板复制,脱离当代生活经验和时代诉求的静态碎片,并不构成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表达,人们的经验、智识和审美习惯,总是不可避免地在时间的流逝中被辩证地重组——这是《大闹天宫》和《天书奇谭》带给今天的创作者们的冲击和思考。在这些作品里,观众同时看到了继承和超越,在它们之后,后续的创作者们多大程度做到了继承和超越呢?

看!地铁有提香、鲁本斯出没……全城共享艺术的『溢出效应』

情怀之外的《天书奇谭》：“中国学派”是被怀念的静物，还是活着的创作观念？



■本报记者 柳青

《天书奇谭》4K修复版重映,遍地文章追忆“上海美影厂的旧时光”。没有谁会质疑,1980年代的《天书奇谭》《哪吒闹海》《山水情》和1950年代的《大闹天宫》《骄傲的将军》等,是中国动画电影曾经的巅峰作品。上世纪后半期,中国动画电影经历两段黄金时光,那些年里的创作大量融入传统美术、戏曲曲艺、传奇话本和民间故事,到1980年代末,电影研究者以“事后之明”形容这些作品造就了动画的“中国学派”。

时过境迁,《天书奇谭》重映,海报上诸多主创的名字已围上黑框,斯人已逝,追寻已远,美影厂的旧作再现于大银幕,感怀的情怀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作品以及笼罩着它们的“中国学派”的概念,是被封存于电影博物馆的静物,还是,它们内在鲜活的生命力能成为存续于当代的创作观念?

现任美影厂厂长长达提到《天书奇谭》修复过程时,在具体的调色和配乐细节中,尝试作些平衡,中和它的时代感,顺应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但这些微调和平和是必要的么?这让人想起之前《大闹天宫》的修复,修改画幅,增补原画,改成宽银幕,且做了3D效果。但那一次的尝试结果并不理想,新老观众都不需要一部伪装成新片的老电影。

《天书奇谭》是诞生在38年前的动画电影,它的时代感和超越性是

同在的,不回避它创作中的时代痕迹,才可能真正认知它在审美层面的超越性。

许多七零后、八零后的私人回忆里,《天书奇谭》和《大闹天宫》代表了“最好的中国动画”,但其实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完全不同,表达方式和美学特色的差异也很大。《大闹天宫》诞生于民族意识强烈的大环境中,动画语言大量吸收戏曲表演的修辞,大量动作场面的设计思路来自京剧武戏。为了维护“戏”味,《大闹天宫》的平均镜头时长要远远长于常规动画,近似于用动画再现和维护戏曲的韵味,当然这也造就了《大闹天宫》独特的观感。

《天书奇谭》上映的1983年,当时的文化环境和创作氛围都不同于《大闹天宫》时,《天书奇谭》带着鲜明的八零年代气息,创作者固然延续了行业传统,从传统文化的留存中吸收大量素材,但剧作和视听表达的时代感是很强烈的。它不是简单地继承1950年代或更早的“民族遗产”,它是立足于1980年代的创造。

《天书奇谭》的情节来自罗贯中、冯梦龙先后根据民间传说和市井话本整理改写的长篇神魔小说《平妖传》,罗贯中在元明之际编了前20回,到了晚明,冯梦龙的增补定稿版本是40回。这不是一部为人熟知的小说,《天书奇谭》的编剧选取且保留了原作中若干角色的有趣“人设”,深入浅出地调整成更容易被普通观众、尤其小观

众接受的版本:小说中私刻天书到洞窟石壁上的白猿精,成了“袁公”;诡计多端的狐母圣姑姑,是老狐精;左腿因伤致残的小狐精,成了贪吃的胖狐狸;张昌宗转世的媚狐狸,便是狐女;从蛋里孵出来的“蛋子和尚”,就是蛋生。

导演钱运达曾在捷克留学,《好兵帅克》的“聪明傻,傻聪明”劲头学到骨子里,编剧王树忱是上海人形容的“冷面滑稽”,这对组合在《天书奇谭》里的创作原则是“奇、趣、美”。创作者充满勇气和想象力地从唐宋背景的神魔小说里提炼了角色和人物关系,结合当时的时代特色,改写出一部充满幽默感和讽喻色彩的世情喜剧。

故事明线是蛋生阻止三只窃取天书秘密的狐狸精祸害人间,但这个剧作冲突的根源在暗线,是看守天书的袁公和天庭之间的分歧,袁公质疑天庭垄断天书,任人间陷入苦难,他坚信天书应为人所用、造福人间。袁公的造型设计,参考了戏曲中的红生,也就是关羽的模样,一目了然地象征正直和公义。但他让人联想到的并不是本土化的关羽,他更像是中国版普罗米修斯,一个盗火者。“人和神的冲突,人对神的挑战”这个暗线的主题,让《天书奇谭》的剧作格局在传承的同时有了超越感。至于故事的明线部分,蛋生和狐狸精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见识人间百态——盲目的底层,贪婪的和尚,钻营的官员……喜剧的能量来自内核辛辣的讽刺精神,可以说,在1980年的语境中,《天书奇谭》是一部强烈在地感和时代

气息的喜剧文本,它用“笑点”表达着时人的痛感。

片中既有山水清幽、园林雅致的古典意趣,也有狐狸们在洞府里蹦迪的炫酷段落。那段“狐精艳舞”,当年让小观众目瞪口呆,成年观众大呼时髦。这是《天书奇谭》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主创们大量参考绘画、壁画、文物和戏曲获取素材的同时,他们创造的形象和画面仍然是立足于观众日常经验的。影片的12万张原画,大量源自画师们四处采风,从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临摹而来。片中出现的舞龙舞狮、皮影表演、热闹赶集,甚至渔船人家,在当时很多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天书奇谭》成为经典,并不是抽象的审美胜出,恰恰是它的“时代感”造就了它,从精神气质到经验细节,它是对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回应。

对于今天的创作者而言,“想做过去那样的动画”,这很可能是无能的逃避。“中国学派”和“民族特色”的艺术动画,不是简单挪用戏曲、国画、民族遗产的元素所造就的。局限于细节的刻板复制,脱离当代生活经验和时代诉求的静态碎片,并不构成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表达,人们的经验、智识和审美习惯,总是不可避免地在时间的流逝中被辩证地重组——这是《大闹天宫》和《天书奇谭》带给今天的创作者们的冲击和思考。在这些作品里,观众同时看到了继承和超越,在它们之后,后续的创作者们多大程度做到了继承和超越呢?



“地铁遇见普拉多”展览现场。